



罗丽媛

到远方寻找自己

资深驴友，专栏作家
著有《在路上遇见最好的自己》

人生，是需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。因为短线人生里，最好的时光始终在路上。因为缱绻时光里，最美的自己始终在远方。因为在最好的旅行中，最终会遇见那个你最想成为的自己。趁时光未老，出发——去远方吧！



私人订制

河内

我最喜欢的越南城市其实是胡志明市（西贡），这座“东方小巴黎”令人向往。相比之下，其首都河内显得有些平淡。但河内的好处在于，它不怎么受西方文化与物质影响，体现着大多数越南人的生活方式。

圣索菲亚大教堂

美景搁在伊斯坦布尔，永远是一道多选题。如果非要挑一个，我会选择圣索菲亚大教堂。光彩欲流的天然大理石砖，风姿斑斓的马赛克装饰画，栩栩若生的壁画群……我就不信你能够无动于衷。

乌布皇宫

巴厘岛以海滩闻名，但我认为，它最值得去的地方远离海滩，处于内陆腹地。那就是乌布区。这里极富艺术氛围，中心地区是著名的乌布皇宫。那是当年乌布王朝的统治者，请著名艺术家规划设计的，其石刻艺术气势恢宏、令人惊叹。



作为看韩剧长大的一代人，从15岁起夏奈就一直想去韩国住几天，走走、看看，尤其要品尝韩国美食。十年后得偿所愿，感觉却不那么美好。“翻来覆去就是烤肉、泡菜和炸鸡，街头小吃永远是一团面糊糊一样的东西，或者只有鱼卷的关东煮。”比起《大长今》中摆设精致的韩餐，以及每一部韩剧都会出现的帐篷宵夜小地摊，“差距不是一点点。”

这就是旅行，现实永远和想象不同。“会有失望，但更多的是亲身经历后的恍然。”

去年夏奈赴美国旅行，之前他和大多数人一样，认为美国就是“城市高楼、数不清的奢侈品专卖店和Beauty Store”。直到沿加利福尼亚一号公路从旧金山自驾至洛杉矶，他才明白，除了知名城市，其他地方就是小镇，“连旧金山这种大城市，过了晚上10点街上都冷冷清清的。”等来到纽约，他倒觉得这座到处是高楼的城市“最不美国”。

但滋味也隐于其间。在旧金山乘地铁，夏奈看到有个中年妇女一边吃着外带食物，一边自言自语，不时爆几句粗口。他还遇到过大声唱流行歌曲的黑人大叔，似乎精神有些问题。“大概是过得不开心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美国也有人生活得很难。”美国朋友告诉他。

同样，在食物不怎么样的韩国，夏奈也感受到了当地的生活节奏。入住首尔某青年旅社的次日，隔壁床搬进一个韩国人。他来自济州岛，明年毕业，想先来首尔找实习工作。令夏奈吃惊的是，面试时间居然定在早上7点，“韩国人也是蛮拼的！”他又听说，首尔的实习生每月约2000元人民币。“和上海一样，首尔的竞争也非常激烈，年轻人压力很大。”

说到这里，似乎也没见夏娜去过哪些景点，没有多少奇闻异事，更不曾疯狂购物。所谓“慢旅行”，即如此。

2010年，夏奈大学毕业，从广州来到上海。三年时间，他由广告文案升到一家小公司的创意总监，备尝艰辛。他的想法是，平时的工作就够忙了，旅行为什么还要急匆匆？只有在慢悠悠的旅途中，观察异乡异地，才能从忙碌中抽出身。“旅行对我而言，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。”从别处的生活细节里，他找到了自身的位置。

因此，夏奈的旅行事先没规划，不赶场，也不刻意追求新奇的体验。“与其出海看鲸鱼或坐轮渡环海，不如找个咖啡馆读一下午小说，晚上再看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。”

新书《无法靠想象的旅行》记录了夏奈近期寻访的地方——首尔、旧金山、伊斯坦布尔，还有上海。“你可能会想，我对上海太熟悉了，可你知道吗，维珍航空的‘全球十大最佳旅行地’上海排名第二，土耳其航空的招牌广告精选6座城市，其中有上海。”他的意思是，我们不仅要看外面的世界，也别忘了“所处城市的微小面”。因为我们的牵系于此。

有时候罗丽媛会疑惑，自己那么爱到远方去旅行，究竟是要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，还是要寻找回自己？最明显的例子是，每次到香港，她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故乡上海。特别是在维多利亚港。

“我曾在虹口区住过一段时间，出门就是公平路码头。”罗丽媛说，那一带曾经码头林立，黄浦江上漂来的咸湿空气，构成了她对母亲河最深的记忆。不过随着码头渐次消失，港口功能退化，如今站到黄浦江畔，已经没多少“大码头”“上海滩”的感觉了。尽管轮渡尚在，还有观光游轮，罗丽媛却怎么也寻不回熟悉的味道。

所以她只能去香港维多利亚港。“香港的地铁太快了，我却还是喜欢坐慢吞吞的天星小轮。”天星小轮以尖沙咀为起点，一小时内驶经中环、湾仔、红磡最后返回起点。票价分两种，上层客舱5元港币，下层2元，“亲民得令人惊悚。”罗丽媛去程坐上层，回程坐下层，“两种皆不错过。”

当天星小轮在海面上航行时，偶尔的，罗丽媛会产生时光倒流的错觉。“维港海面上无桥，视野开阔达观。港人用三条过海行车隧道，替代了跨海大桥。”这让她想起“老底子的上海”。彼时，天空还没如此“碎片化”。

如逢十月，感觉更贴近。“那是香港四季里最不叫人省心的月份，变脸像翻书，前一分钟还阳光灿烂，后一分钟就暴雨如注。”那种黄梅天般的扭捏、潮湿、霉气，“上海人都懂的。”

香港的快节奏，上海人也都懂。“电梯永远飞流上下，人头永远频密比肩。”好在也有慢的时候。例如大清早去莲香楼“霸位”，饮茶、吃茶点到中午11点，那种悠闲惬意，把“港式饮茶”的妙处尽情发挥。

香港的老街同样让罗丽媛痴迷。它们宽宽窄窄，有民居亦有小摊贩，“我想起了上海弄堂。”她曾住在合肥路上一幢石库门房子里，日后坚持认为上海滩的气脉隐伏在弄堂里。

“再这样比较下去没完没了啦。”罗丽媛笑言。她自小习画，大学主修设计，做过外企白领、广告公司文案，终于成为一名旅行者。《在路上遇见最好的自己》记录了她近几年行走的国家和城市——土耳其、越南、柬埔寨、巴厘岛……她觉得，只有不断走出去，打量异域生活的细部，才能返照内心。“我去远方，是为了寻找自己。”

私人订制

卡斯特罗街

可以算旧金山包容文化的标志。早期居住着北欧移民及其后裔，但美国军方在二战结束后，将大批性取向非主流的士兵安顿到这里，以至于它逐渐世界闻名。近些年异性恋也纷纷入住，走在街上，会看见男男女女毫不忌讳地拥抱和接吻，爱恋气息浓郁。

红木国家公园

位于美国加州北部，面积约15平方公里。不像国内景区，这里虽然也有几条新开辟的林间小道，但基本没有人工修整的痕迹，被雷劈火烧、枯死倾倒的大树都保持着原生态本来面目。园区内也没有商业设施，渴了，就喝免费饮用水，十分清静。

伊斯坦布尔

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地方，一定会想要再回到那里。回到那个无人知晓的下午，独自再去看看那里的溪流、养在公寓窗口的花、微风吹起时的芦苇、无人认领的热气球、未曾与别人分享过的海……对我来说，那个地方就是伊斯坦布尔。

夏奈
慢下来的时光最美好